

X272
y/Q53

冬 绿

卷之四

人錄

冬 绿

香港·严沁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冬 绿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2工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插页 215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:20001—24100册

ISBN 7-5059-1947-4/I·1367 定价:7.60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母亲有一些荷兰人血统，他看起来有些像混血儿。他的眼睛精明而带点忧郁，他整个外表，潇洒之外，还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品质——神秘得使人只能看见他所做的一切，而不明白他所想的。他年轻却深奥，从他紧闭的薄唇能看出他的坚毅，从他的浓眉和挺直的鼻梁，能看得出他的果决和不屈不挠，他不是——一个普通男孩子，却也不是一个容易受欢迎的男孩子！

文瀚不如他漂亮，不如他潇洒，不如他深奥，不如他难懂，但是文瀚有无邪的笑容，有讨人喜欢的嘴，能说出使任何人高兴的话。不如文获漂亮却并不是丑，文瀚也是个出色的男孩子，最主要的，一个医生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的呀！

兄弟俩是绝对不同的，或者，就是因为这种绝对的不同，而使兄弟之间缺少了应有的亲情。他们没有争执，没有不和，只是——大家都漠不关心，尤其是文瀚，他似乎瞧不起这沉默寡言的弟弟！

餐桌上，因为文获的加入，而使气氛变得沉闷了，文瀚也不说话，各人都低着头吃饭。

“哦！晚上你没事吧？”沛生看着文瀚。“我们去隔壁李家，李祖尧找我下围棋，你去跟星若，宇若兄妹聊聊！”

“好，我陪你去！”文瀚立刻说。他对父亲显得又体贴又热心，永远是最孝顺的儿子。

“星若——是个好女孩！”沛生说，微微自得地笑了。

“好是好，太小了！”文瀚耸耸肩。“大学二年级，才二十岁吧！”

“年龄不是问题，年龄不是问题！”沛生一连串的自语，那得意笑容更浓了。

一旁的文获皱皱眉，好厌恶，好不耐烦地放下筷子，一声

不哼地掉头而去。他不满意的是沛生和文瀚的态度，李星若那个女孩子——好像非要嫁给文瀚似的。文获并不喜欢星若，他对她甚至没有什么印象，只是——沛生和文瀚太异想天开，以为只有文瀚最了不起！

文获离开后，沛生的脸色一变，这个儿子目无尊长，简直有些——悖逆。

“文获——真该好好管教一下！”他愤愤地说。

“爸爸，别为文获生气，他就是那么一个怪人，”文瀚笑着说：“让他爱怎么就怎么吧！”

“现代的年轻人，简直无法无天，”沛生摇摇头。“什么嬉皮士，烟皮士，不是颓废就是悖逆，文获——唉，文获若象你的十分之一就好了！”

“我也没什么好。”文瀚摇头。但是，从他的笑容里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满足父亲这么夸赞他。“也许我年纪比较大一点，不会受时代不良潮流的影响！”

“不，你从小就是与众不同的好孩子！”沛生换了副笑脸对文瀚。“你是与众不同！”

“不是与众不同。”文瀚脸色严肃起来，他看来是无比的真诚。“我知道做人的道理，懂得争取更高的目标，人不能白白来世界上走一遭，总该有些成就的！”

“有志气！”沛生重重拍一拍文瀚的肩。“天下男孩子都像你，世界必然完全不同了，你一定会成功的！”

文瀚笑一笑。他那讨人喜欢的孩儿面上，涌起一阵激动的红晕。提起前途，想起将来，他总有一份说不出的激动，他似乎有个十分奇怪的信心，他将来必然成功，必然是最出名的大医生！将来——哎！将来是什么时候呢？五年？十年？不，他不

能等那么久，他要立刻成功，五天，十天，五个月或十个月，他绝不能等那么久！

“谢谢你的鼓励，爸爸，”他再笑一笑，“你的鼓励会是我最大的帮助！”

沛生再拍拍他，父子俩相偕走出饭厅。

艾家的房子相当讲究，占地十分大，自然是在郊外的关系。室内布置很朴实，很有书卷气，也比较古老。客厅里摆着真皮制的大型沙发，是十多年前的那种款式，酸枝木的家具虽名贵却笨重，有一些并不太值钱的古董、古画。书房里的书多得挤不下，有一部分也移到客厅来，集中在一个巨大的书柜里。沙发下有一张十二英尺见方的阿拉伯地毯，很旧，褪色却点尘不沾。

沛生在沙发上坐一阵，吸完一斗烟丝，站起来说：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穿过黑暗的大花园，经过那扇沟通两家的小门，进入李家的庭院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，两家虽有相似的房屋，相似的花园，但李家——似乎是好莱坞比华利山上的明星住宅。园中有明亮、别致的灯柱，照耀着白色游泳池中的浅蓝色水波，整齐的花砖地，人工装饰的花坛，落地长窗里，米色窗帘掩不住的柔和音乐。李家是绝对现代化的，和古老的艾家完全相反。

“嗨，祖尧！”艾沛生走进客厅。

李祖尧正在翻一本时代杂志。他是个五十多岁，两鬓微霜，风度绝佳的男人，受过新时代，新潮流的洗礼，开明而爽朗。他是个商人，代理美国一家很大的船公司业务，却没有一丝市侩气味。他的太太正在看电视，是个修长，高贵的妇人，一

看就能看出她的美好教养，她不是大美人，却有一股亲切的吸引力。夫妇两人看见沛生父子，同时站起来相迎。

“现在才来，我刚预备叫星若过去请你！”祖尧说：“文瀚，今天不当晚班？”

“李伯伯，李伯母，”文瀚十分周到的先打个招呼，“昨天才晚班，今晚休息，来看看宇若，星若。”

“宇若出去了。”李太太微笑的望着文瀚，谁不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呢？“星若在，我叫她来！”

“不，别叫她，也许她在做功课，我进去看看吧。”文瀚好体贴的。“她若在忙，我就来陪伯母看电视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进去吧！”李太太好满意。

那边，祖尧和沛生已坐在摆好的棋盘前了。李太太看了一会儿，吩咐女工预备茶水什么的，又安静地回到电视机前。她安详的笑容里，可以发现她对这个家，对丈夫，对儿女，对生活是多么满意。他们并不怎么富有，他们所有的一切全是辛辛苦苦去挣来的，他们却不作金钱的奴隶，整日在钱孔里打滚。他们懂得生活，热爱生活，也享受生活！

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！

文瀚轻轻穿过餐厅的小走廊，熟悉地停在一扇门门外，犹豫一下，轻轻敲敲门，同时露出一个温柔的，无邪的微笑。

“进来吧！”星若在房里应着。听她的声音，她该是个爽朗的，不拘小节的人。

门开了，一阵“钟拜亚丝”的歌声迎面而来，细细的，轻轻的，充满感情，不带一丝人间烟火味的歌声，就是那常常抗议美国政府的钟拜亚丝？

“星若，是我！”文瀚走进来。

“哦？艾文瀚！”星若抬起头，不热心地抛来一个微笑。

她坐在地毯上，正在看一本外国明星杂志。她是一个特别的女孩，特别得——只有淡淡的女孩子味道。她穿着一条紧身的米色牛仔裤赤着脚，身上是一件大了几个号码的男孩子运动衫——大概是字若的。头发是最流行的“迷你中庸”装，就是前面剪得好短，后面则长过脖子，看起来像个小男孩。浅褐色的皮肤，亮晶晶的眼睛，有点倔强，刁蛮的嘴唇，她不算很美，最特别的是那只俏皮的小巧鼻子，使她十分惹人喜爱。

“不欢迎吗？”文瀚坐在那唯一的圆垫上。

“怎么不欢迎？我向来欢迎每一个来找我的朋友，”她扔开杂志。“要口香糖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！”他摇摇头。“我以为你在做功课！”

“别提了。”她摇摇头，从地上跳起来，松垮垮的运动衫很有风味。她相当高，有五英尺六寸的样子。“明天要考试，但是我预定好今晚要听钟拜亚丝的歌！”

“预定好？”他不懂。

“上个星期就排好的，我一定要听完才看书！”她皱皱鼻子，把口香糖纸抛出窗外。

“你也是个喜欢预定的人？而且固执得不肯改变预定的事，像我们那个拉链一样！”他笑笑。

“拉链？”她糊涂上了，是指人？

“文获！”他摇摇头。“一成不变，墨守成规，非依着那个轨道走不可，不像拉链像什么？”

“文获是拉链，我可不是！”她笑起来。“我不许你给我取这个难听的外号！”

“行！星期六一起出去玩？”他看着她。

“威胁吗？”她又着腰，野野的。

“不敢，是要求！”他还是笑。“你知道，你的父母都喜欢我而我父亲又喜欢你，懂吧！”

“不懂！”她想也不想。“这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没有关系？他们希望我们俩能恋爱！”他说。

“恋爱？”他歪着头想一想，纵声大笑起来。“你说恋爱？我和你？天晓得！”

“怎么了？不行吗？”他不笑了。

“我这个人永远不会恋爱的！”她正经起来。“对男孩子，女孩子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！”

“怪论，每个人都要恋爱的！”他说。他并不真心要和她恋爱，他只是这么说说。

“不包括我，”她在地毯上躺下来，两只手枕在脑后，“我永远不会爱上一个男孩子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我觉得我也是个男孩！”他似真似假。“两个男孩子恋爱——不正常，变成同性恋了！”

“天！你的思想有问题！”他夸张地叫。

“该看医生吗？”她指着她。“我比医生更正常！”

“星若，你在开玩笑？”他问。

“真话！”他指指天，作发誓状。“女孩子一定要恋爱——俗气，而且就算我俗气，对象也不会是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这回他真的惊奇了，他不够资格？他有人人羡慕的好条件啊！

“好简单，我们太熟，太了解，没有一点神秘感，”她很认真，不像在开玩笑，“你只像个哥哥，像个弟弟，跟卡尔一样！”

“卡尔？——哦，是宇若！”文瀚说。卡尔是宇若的英文名字。“我怎能跟卡尔一样，卡尔的朋友多得像海滩上的细沙，我没那么好的本事！”

“我不管你有没有本事，我们俩——没希望！”她说。仍旧躺在那儿。

“怎么样的男孩子才有希望呢？”他逗着她。事实上，他真当她是小妹妹。

“嗯——没有想过，”她沉思着，“神秘一点，冷酷一点，百分之一的男孩子，最好像块钢铁，也要像谜，我看不透，了解不到的！”

“文获！”他叫起来。

“什么文获？”她沉下脸，有点不清。“我和他是冤家对头，我们互相没有好感！”

“但是——文获就是你说的那种人！”他再叫。

“他——只是条拉链！”她瘪瘪嘴。“别提他了，你说星期六出去玩？”

“嗯，去吗？”他问。

“唱片放完了，她站起来换了另一张，是汤钟士的。

“你喜欢汤钟士吗？”她答非所问。

“不喜欢，”他断然地，“简直是在吼叫，英国女王的丈夫说汤钟士的演唱是阴暗的！”

“鬼扯！他懂什么，他在忌妒，”星若大叫起来，“做女王的丈夫，无所事事混日子，说汤钟士阴暗，人家能赚五百万美金一年，他呢？就会为女王制造儿子？”

——“星若，怎么说得这样难听？”文瀚也叫起来。制造儿子？该听小女孩说的吗？

“难听？这是事实！”她倔强地胀红的脸。“只会打马球，上电视，旅行，算他命好，‘嫁’了个女王！”

“怎能说嫁？他是男人呀！”文瀚给她惹笑了。

“管他，不是人人都叫他‘王夫’吗？还不是嫁？”星若一点也不妥协。“你为什么帮他，想学他？”

“我没有理由骂他！”文瀚还是笑。“汤钟士对你这么重要？”

“不是重要，我喜欢听他唱歌，”她坐下来，双膝盘着，“他够劲儿！”

“小星若，该学斯文点，说男孩子够劲儿，你不脸红？”他点一点她鼻尖。

“脸红？”她大惊小怪地。“我正大大光明的，我敢上电视台去广播！”

“后生可畏！”他摇摇头。

“别装得这么老气横秋，”她扭扭他鼻子，“说吧！我们去哪儿玩？”

“我的一个同事订婚派对，我们一起去！”他说。

“哦！原来利用我，做你的舞伴！”她瞅着他。“看你这么热心，那个同学一定是什么财阀，贵族之子了！”

“是十大‘国小’之一的儿子！”他不以为憾地笑笑。

“十大国小？”她以为听错了。

“十个台湾最有钱的人，而他们都只是国民小学毕业，所以称为十大国小！”他说。

“好，我跟你去，”她答应了，“台湾最有钱的人，见识一下也好啊！”

“说不定钓个金龟呢？”他打趣着。

“你自己去钓，我才不是那种人！”她扮个鬼脸。

房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，一个高大的，潇洒的，十分英俊的男孩闯进来，他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，懒洋洋的步伐，吊儿郎当的态度。

“哪一种人，在说我吗？”他夸张地一弯腰，十分洋派的绅士作风。

“卡尔，这么早！”星若不叫哥哥，也不叫宇若。

“那个小妞儿脸孔不错，可惜什么都不懂，好象面对着一块木板一样的无味！”宇若施施然躺在星若床上。

“卡尔，这样风流，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！”文瀚说。

他默默注视着宇若，他心中有点忌妒宇若的。宇若那潇洒的风度，那懒洋洋的神态，那色眯眯的眼光，那毫不在乎，玩世不恭的笑容，组成一股强烈的男孩魅力，不是文瀚，不是文获，也不是任何人能比得上的。宇若不正经，宇若风流不羁，宇若对任何女孩没有长心，而且，宇若不曾好好念书，不曾正正经经做事，但——有宇若在场，任何男孩子都会暗然失色，任何女孩子都会情不自禁，宇若，一个标准的大情人，一个天生的情场浪子！

“报应吗？来吧！”宇若毫不在意。“我虽风流，却从来不伤天害理，我是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懂吗？”

“正经一点，行吗？”文瀚摇摇头。

“碰到你这正经的大医生，我已经是最正经的了！”宇若眯着眼笑。“你在追星若吗？”

“没这本事，星若不喜欢我！”文瀚笑笑。

“我的妹妹，”宇若傲然地拍拍胸脯，“将来非有个王子或得诺贝尔奖的天才来追才行！”

“卡尔，不许你说我！”星若扔一本杂志过去，正好盖在宇若脸上。

“是，是，小妹，我们俩是河水不犯井水！”宇若说。

“不许叫小妹，不肉麻吗？”星若掩着耳朵。

“是，是，李星若，”宇若装得委委屈屈地摇摇头，“下次不敢了！”

李太太轻轻推门进来，她笑得温柔，慈祥极了。

“文瀚，你父亲要回去了！”她说。

“哦！这么快就下完棋？”他看看表。“我陪他一起走，我家园里没有路灯！”

“星期六见！”星若头也不回地又换上一张唱片。

宇若从床上跳起来，揉一揉星若的短发，走到李太太身边拥住她的肩，在她面颊上吻一吻。

“好妈妈，明天见！”他迢自回到房里。

李太太怜爱地目送着儿子高大的背影消失，才匆匆地赶到客厅送艾沛生父子。

星若的房又响起钟拜亚丝那怨怨的，成熟的，出尘的，充满感情的歌声。

她用赤脚把那些外国明星杂志踢到一边，从书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英文书，坐在地毯上开始看了。一边看，一边从抽屉里抓出一些牛肉干、瓜子、话梅、水果糖之类的零食，一把接一把的往嘴里送，她越吃越起劲，看书的精神也越来越集中了。

她就是这样的一個女孩子！

有点怪，有点少见，是吗？

× × ×